

准收缩论*

周振忠

(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哲学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收缩论的传统表述存在严重缺陷。通过利用中立性原理重新表述收缩论, 可发现其隐含的不一致。本文引入分离原则, 提出准收缩论。准收缩论不但保留了传统收缩论的直觉, 还可解决困扰传统收缩论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 收缩论; 中立性原理; 分离原则; 准收缩论

中图分类号: B81

文献标识码: A

1 收缩论的传统表述及其缺陷

收缩论源于弗雷格、兰姆塞、艾耶尔等人的透明论或冗余论观点。他们留意到, 说一个语句为真等价于说出该语句本身, 例如说“‘恺撒被谋杀’是真的”等价于说“恺撒被谋杀”, 真谓词的使用似乎没有为所谓述的语句增加任何实质的内容。因此他们认为真谓词没有表达性质, 而只是起到强调的作用, 或作为断定的标记, 除此之外便不存在关于“真”的独立的哲学问题。

早期收缩论的表述大多基于直观描述, 直到塔斯基提出了约定 T, 才为收缩论提供了广泛接受的表述形式。根据约定 T, 一个恰当的真定义应当能够为对象语言衍推出所有 T 等式作为其定理。T 等式是 T 图式:

(T) S 是真的 iff p

的实例, 对“S”代入一个语句的名称或结构描述, 对“p”代入该语句, 即得到一个 T 等式。霍里奇 (Horwich) 早期曾用“收缩论”一词指这样一种观点: “塔斯基式的定义已经给予我们对一个真理论合理期望的所有东西。”(1982, p.183) “...收缩论的冗余论否认(真概念的) 剩余意义的存在, 并主张塔斯基的图式完全足以捕捉该概念。”(1982, p.182)

霍里奇的这一表述存在明显的问题。第一, 塔斯基真理论的哲学实质究竟是什么是颇富争议的。波普尔 (1960) 和戴维森 (1969) 就把塔斯基的真理论看作符合论。菲尔德 (Field, 1972) 与达维特 (Devitt, 1991) 则认为塔斯基为符合论提供了合适的框架。按照这种理解, 塔斯基的真定义给予我们对真理论合理期望的便是符合论或符合论的框架, 而不是收缩论。第二, 收缩论真概念也未必依赖于塔斯基的 T 图式, 象代句论这种传统上被认为是收缩论的真理论便没有采用塔斯基的 T 图式。第三, 塔斯基对目标语言的语句定义“真”, 塔斯基的 T 图式也就局限于对语句的应用, 从而没有涵盖如弗雷格、兰姆塞、艾耶尔等以命题或思想为真值载体的真理论。

霍里奇后来将收缩论思想表述为: 真不是一种实质性的性质, 亦即, 不是那种具有隐藏的特性和结构的“复合的”或“自然化的”性质, 而是某种逻辑的性质。(参见 1998 第一、二章)

*收稿日期: 2007-09-20

基金项目: 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研究基金项目 09050-4101021

作者简介: 周振忠, 男, 广州人, 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哲学系讲师。

达维特也提出了类似的表述，“...按照收缩论观点，无论我们是否认为**真**是一种性质，我们当然不应该把**真**看作是具有某种需要科学解释的特性的性质...我们不应关注**真**，而应关注‘真’这个词项。‘真’这个词项对语言的表达性来说是重要的。”（1991.p.30）

威廉斯（Williams）和菲尔德也对收缩论作出过界定。威廉斯写道：“...当我们指向真谓词的某些形式性质（特别是它的‘消引号’性质）并解释了为何这样一个谓词是有用的（例如，作为断定无穷合取的手段），我们就说了所有一切关于**真**所要说的东西。”（1988, p.424）菲尔德写道：“...‘符合真’（无论它确切地是什么）不适合于消引号真所起的作用。如果那样的话，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我认为纽拉特和艾耶尔的观点——更近期的，奎因和利兹的观点——的核心是，答案是它毫无用处，因此对符合真建立理论是没有意义的。任何坚持这一立场而同时（与纽拉特相反）为语词‘真’保留用途的观点就被称作**收缩论真概念**。”（1986, p.59）

综上所述，收缩论的主要观点大致可归结如下：

否定性论点（NT）：真不是一种实质性的性质——真或者根本不是一种性质，或者可以被称作性质（如霍里奇所说的逻辑性质），但这种性质是非实质性的。所谓“非实质性的”是指不能根据其它更基本的属性、关系来加以解释或还原的。

肯定性论点一（PT1）：真概念的涵义（真概念的收缩论特性）已完全体现在消引号论T图式（DS）（或类似的T图式）中：

（DS）“p”是真的 iff p。

对“p”代入有意义的陈述句即获得相应的T等式。“类似的T图式”是指当真值载体不是语句，而是命题、陈说（utterance）等等时相应的T图式，例如：

命题 p 是真的 iff p；

陈说 u 是真的 iff p。

肯定性论点二（PT2）：真谓词仅仅是消引号或认可断定（endorsing assertion）的手段，它在我们的语言中具有表达功能，例如在盲用法中的使用，或作为逻辑概括手段表达无穷合取或无穷析取。

这三个论点，我们称之为收缩论的传统表述。

收缩论者否认真概念表达了实质性的性质，但不否认真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具涵义。根据PT1，这个涵义就体现在（DS）当中。但（DS）本身能否真正反映收缩论真概念呢？我们对此表示怀疑。

收缩论来源于这样一种直觉，“断定 p 为真即断定 p 本身”，“说一个语句为真即说出该语句本身”。真概念在这里具有透明性——它没有为所谓述的语句或命题增加任何内容。这种理解有一定的正确性。因为当我们说譬如“‘火星上有人’是真的”的时候，我们往往只是想说“火星上有人”，而不是想说“‘火星上有人’这个语句具有如此这般的性质”。如果把**真**定义为性质 T，例如“符合于事实”、“是融贯的语句集中的一员”、“在理想的条件下可证实”等等，即意味着当我们说“‘火星上有人’是真的”的时候，就是在说“火星上有人”这个语句符合于事实，或是融贯的语句集中的一员，或在理想的条件下可证实等等。这显然不是我们通常说这句话时所要说的东西。这在否定和疑问的情况里更为明显。当我们说“‘火星上有人’不是真的”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只是想说“火星上没有”，而不是想说“‘火星上有人’这个语句不具有性质 T”；而当我们问“‘火星上有人’是否为真”的时候，我们只是想问“火星上是否有人”，而不是想问“‘火星上有人’是否具有性质 T”。一个语句所具

有的性质不属于我们说出该语句或说该语句为真时所要传达的内容。真概念的透明性使得我们在提及语句的时候能够避开语句所具有的性质而直接指向语句所表达的内容。

那么 (DS) 能否表达这一直觉呢? (DS) 的实例是塔斯基的 T 等式, 如:

(T1) “雪是白的”是真的 iff 雪是白的。

按照对双条件句的一般理解, (T1) 只是相当于: “‘雪是白的’是真的”和“雪是白的”有相同的真值。收缩论者想要表达的显然比实质双条件句更多。让我们看看 (DT1):

(DT1) 语句“‘雪是白的’是真的”和语句“雪是白的”具有相同的意义或内容。

乍看之下, (DT1) 是不可接受的, 因为“‘雪是白的’是真的”和“雪是白的”这两个语句具有不同的主语和不同的谓词, 本应具有不同的意义或陈述内容。但收缩论者指出, 由于真谓词的消引号作用, 我们表面上是谈及语句, 实际上是通过提及语句而谈及该语句所陈述的内容, 所以这两个语句实际上具有相同的陈述内容。但这样一来, 便只有事先把握了收缩论真概念才有理由把 (T1) 解读为 (DT1), 而不是反过来, 如 (PT1) 所暗示的那样, 通过 (T1) 本身就能达到对收缩论真概念的理解。

另一方面, (DS) 本身只是一个图式, 它本身不陈述任何内容, 也不能有意义地对它进行量化概括。奎因的做法是诉诸塔斯基的真定义, 通过使用“指称”、“满足”等概念来定义“真”。这样做所涉及的概念资源已经超出 (DS) 本身。而且收缩论指称概念同样面临类似 (PT1) 的问题, 即指称概念是否完全体现在指称图式 (RS) 中:

(RS) “a”指称 a。

(RS) 同样只是一个图式, 我们不能有意义地对之进行量化概括。

霍里奇的做法是通过下述原理给出数量潜在无穷的最小论公理:

(x) (x 是 MT 的公理 \leftrightarrow $(\exists y)(x = E*[y])$ 。

E^* 是从命题到命题的函项: $\langle \langle p \rangle \rangle$ 是真的 iff p , 其中“ $\langle \dots \rangle$ ”表示“命题...”。霍里奇认为, 我们能够理解所有最小论公理, 因此通过上述原理来确定相关的公理就足够了, 而不必给出明确的定义或表述 (1998, pp.17-20)。

我们固然能够理解最小论公理, 正如我们能够理解 (DS) 的实例, 但这种理解并不构成对收缩论真概念的完全把握。

如果 (PT1) 有缺陷, 能否将 (DS) 改为类似于 (AS) 或 (MS) 而重新表述 (PT1) 呢?

(AS) 断定 p 为真等同于断定 p ;

(MS) 语句“‘p’是真的”和语句“p”具有相同的意义或内容。

(AS) 是收缩论真概念的一个直觉上的来源。但若将 (PT1) 改述为“真概念的涵义已全部体现在 (AS) 中”, 则似乎暗含真概念的收缩论特性只是和断定的语境有关联。收缩论者显然希望对其真概念的表述能够摆脱各种语境上的限制。(MS) 固然是收缩论者想要表达的, 但问题和先前一样, (MS) 必须借助收缩论真概念来理解, 否则一般人将无法理解为何语句“‘p’是真的”与语句“p”会具有相同的意义或内容。

上述是 (PT1) 作为收缩论的表述的一些缺陷,¹ 接下来我们看看 (PT2)。(PT2) 阐

¹ (PT1) 的缺陷还包括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 象代句论这种典型的收缩论并不依赖于 (DS)。

述了真谓词的功能。(PT1)和(PT2)是密切相关的,所谓“消引号”和“认可断定”是对(PT1)的进一步发挥。而盲用法和逻辑概括用法则依赖于(DS)。例如从“约翰所说的是真的”和“约翰说:‘雪是白的’”,通过(DS),便可推出“雪是白的”。也就是说,一旦我们知道明确表述出来的语句或命题,真谓词的盲用法(或逻辑概括用法)可还原为消引号用法或透明性(冗余性)用法。

事实上多数真理论者都会赞同除却两个修饰词“完全”和“仅仅”之外的(PT1)和(PT2),即认同(DS)的正确性以及真谓词的各种功能。而对“完全”和“仅仅”这两个修饰词的说明又依赖于否定性论点(NT),因此收缩论者使自己与非收缩论者区别开来的主要是(NT),即真不是一种实质性的性质。

收缩论者能否准确表述其理论立场取决于(NT)的表述是否正确,具体地,取决于能否对所谓“非实质性的性质”给出准确的界定。但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按照我们在(NT)中的表述,所谓“非实质性的”是指不能根据其它更基本的属性、关系来加以解释或还原的。但实际上,有时候真概念被看作是一个基本的、不能根据其它更基本的概念来加以解释或还原的,但却是实质性的概念,如戴维森(1990, 1996)。按照戴维森的理解,真概念本身并不在定义上或解释上依赖于其它任何概念,也不可还原为其它任何概念(虽然真概念与其它如意义、信念等概念有联系,并可以通过这种联系对真概念获得更深的理解),但却是实质性的,它在意义理论中起到重要的解释性作用。另一方面,有时候真概念被还原为其它概念或通过其它概念来定义,但真概念却不是实质性的,如奎因采用塔斯基的方案通过使用满足等概念来定义“消引号真”。此外,按照霍里奇的理解,收缩论真概念不是一个复合的、具有结构的概念。然而通过使用塔斯基的定义构造所给出的真概念却可以是复合的、有结构的,同时是收缩论的。

(NT)是一种否定性的陈述,撇开其清晰性不谈,仅仅通过否定性的陈述来表达某种理论立场似乎显得有些薄弱,再加上(PT1)和(PT2)所存在的缺陷,我们自然希望能在肯定性的方面多说一些。我们将尝试提出肯定性论点三(PT3),即中立性原理。

2 收缩论与中立性原理

(PT3)的概念资源来自于塔斯基。塔斯基本人确曾表达过类似于收缩论的观点:

“事实上,语义真定义没有暗示任何可以作为象(1)这样的语句能被断定的条件的东西:

(1) 雪是白的。

它仅仅意味着,无论何时我们断定或反对这个语句,我们都必须准备断定或反对相关的语句(2)

(2) 语句“雪是白的”是真的。

这样,我们可以接受语义真概念而不必放弃我们已具有的任何认识论态度;我们可以仍然坚持朴素实在论、批判实在论或唯心论、经验主义或形而上学——无论任何我们以前所坚持的。语义概念完全中立于所有这些争论。”(1944, pp.361-2)

不难看出,用“收缩论真概念”代替“语义真概念”,塔斯基这段话对于收缩论来说也完全适用。如果“塔斯基的真概念”并不单单指塔斯基的真定义本身所揭示的东西,而是包括塔斯基对其定义所作的上述评论,那么“塔斯基的真概念”的确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收缩论的真概念。而且,它还包含着收缩论者可以利用的概念资源——即收缩论真概念中立于所有认识论的、形而上学的哲学态度,我们可以在保留这些态度的同时接受收缩论真概念。

利用这个概念资源，我们可以为收缩论增加一个肯定性论点——**中立性原理**。由于收缩论真概念本身是一个语义概念，而收缩论者正是对这一语义概念采取反实在论的态度——认为没有被称之为“真”的这样一种性质，我们在“哲学态度”前加上修饰语“非语义的”作为限制，表示这种中立性不适用于语义领域。

肯定性论点三 (PT3) (中立性原理)：收缩论真概念中立于各种认识论的、形而上学的（非语义的）哲学态度，我们可以在保留这些态度的同时接受收缩论真概念。

塔斯基所说的中立性可理解为相容性，即收缩论真概念与各种认识论态度或各种相互竞争的形而上学态度相容。非收缩论者无疑会反对真概念的相容性，因为当他们允许各种认识论的、形而上学的要素进入真概念的定义性质的时候，便意味着该真概念不能与其它相竞争的哲学态度相容。例如，如果“真”被定义为“与独立于心灵的实在相符合”，便与反实在论不相容；如果“真”被定义为“融贯的信念集”，便与经验论不相容；如果“真”被定义为“理想条件下可证实”，便与非认知的实在论不相容，如此等等。

中立性除了相容性之外，还包括无关性。相容性表明真概念不是一个承载了各种非语义的哲学内容的概念。但仅仅如此，也只是说收缩论真概念是在众多的真概念中的一个，还不足以说明真概念在本质上应当是收缩论的。为此，还需要表明，通常的那些关于真的争论并不真正地是关于真的，即使他们所争论的那些问题本身是实质性的，但那些问题与真本身无关。

按照通常的理解，真概念总是与相应的形而上学立场相关联。例如对于实在论者，真被理解为是可以独立于我们的认识而存在的，对于反实在论者，这样一种完全独立于我们认识的真是根本不存在或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对实在所持的态度往往被等同于对真所持的态度。

但从收缩论的观点看，这种等同是出于误解。奎因对真谓词的作用的表述为澄清这种误解提供了很好的说明，奎因写道：“真谓词起作用的是在那样一些地方，尽管仍然关心实在，我们被迫通过某些技术上的复杂性去提及语句。可以说，在这里真谓词的作用是通过语句指向实在；它的作用是提醒我们尽管语句被提及，实在仍是整个要点所在。”（1970, p.11）

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的争论是关于实在的，真谓词的使用使得他们有可能对其论点进行概括，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真谓词只是作为语义上溯的手段，而没有在表达的内容上参与他们的争论。

例如实在论者对实在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实在是完全不依赖于我们的信念的。于是实在论者会支持譬如这样一些语句：

或者在某个遥远的空间存在着我们这个太阳的一个复制品，但我们永远不会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如此；

或者在某个遥远的空间不存在我们这个太阳的一个复制品，但我们永远不会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如此；

或者在这个宇宙的其它地方有智能生命，但我们永远不会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如此；

或者……

…

但要详尽列举所有这样的语句（数量上可能是无穷的）无疑会显得笨拙，于是可以通过使用真谓词进行概括：

至少有一语句 s 使得 s 为真，但我们永远不会找到（足够的）证据支持 s 。（参见索姆斯，1984, p.414）

这个陈述所表达的观点反映了实在论者与反实在论者的分歧所在——前者赞同它，后者反对它。但他们的分歧并不是关于真的，只是由于使用了真谓词（语义上溯）谈论实在而显得好像是关于真的。

对此，索姆斯写道：“真谓词在陈述这些争论中的作用使得某些人相信这些争论是关于真的，因此，真是一个深刻的形而上学概念。然而，没有理由假定这一点。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都可以在真的问题上取得一致；他们可以接受某些类似于塔斯基定义的东西。他们不一致的地方在于他们关于实在的概念。由于关于真的陈述直接反映关于实在的陈述，语义上溯使得真谓词成为表达不同的形而上学观点的方便的手段。但它仅仅是一个方便的手段而已。正如塔斯基所说，语义概念完全中立于所有这些争论。”（1984, p.414）

中立性原理揭示了收缩论的本质特征——收缩论倒空了原本附于真概念上的各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的哲学要素，仅保留真概念最为纯粹的方面（透明性、语义上溯、逻辑概括等等），使之可以被各种理论者采用，同时避免卷入各种哲学争论。

然而，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中立性原理似乎隐含某种内在的不一致。中立性原理断言，我们可以在保留这些态度的同时接受收缩论真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以实在论者或反实在论者，经验论者或唯理论者等等任何一种身份接受收缩论真概念。假定我们以科学实在论者的身份接受收缩论真概念，由于我们对科学陈述如“存在夸克”持实在论态度，因此当被问及在何种条件下语句“存在夸克”为真的时候，所给出的将是实在论的真值条件。

按照收缩论，语句“ p ”的收缩论真值条件仅是 p 本身：

“ p ”为 D-真（收缩论地为真）iff p 。

由于收缩论真概念本身没有负载任何实质性的哲学内容，因此对“在何种条件下收缩论地为真”便没有施加任何实质性的哲学限制。用塔斯基的话来说，它没有暗示任何可以作为象“雪是白的”这样的语句能被断定的条件的东西。它仅仅意味着，无论何时我们断定或反对这个语句，我们都必须准备断定或反对相关的语句“‘雪是白的’是真的”。（1944, p.361）

与之相对，非收缩论者采纳的是“R-真（robust truth）”概念，² 其定义形式是：

R-真 =_{def.} $T_1 \wedge \dots \wedge T_n$ ($n \geq 1$)

$T_1 \dots T_n$ 代表实质性的性质或关系。于是“ p ”的 R-真条件除了 p 本身之外还有 $T_1 \wedge \dots \wedge T_n$ ($n \geq 1$) 等性质或关系的限制。例如，根据符合论 T 图式：

“ p ”为符合真（C-真）iff Cp ,

“ p ”的符合论真值条件（C-真条件）是 Cp ，“C”表示“存在着...并且‘...’与...具有符合关系”。再如，实用论真概念的真值条件为 Vp ，“V”表示“...在理想的条件下可证实”，实在论真概念的真值条件为 Rp ，“R”表示“存在独立于我们的心灵的事实...”，如此等等。

收缩论 T 等式之所以能被各种理论者接受，是因为象 C、V、R 等要素并没有进入“D-真”和“D-真条件”概念。与“D-真”概念一样，“D-真条件”概念也是中立于各种哲学争论的。

然而，细究起来，“D-真条件”概念却是空洞的。当我们追问“ p ”的 D-真条件的特性

² 本文用“R”表示“robust”，用加粗黑体“R”表示“realism”。

的时候,得到的答复仅仅是取消了各种哲学立场后所剩余的纯粹的 p 。但事实上这些哲学立场是不能被真正取消的,因为各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的哲学争论正是针对 p 本身的。对于各种哲学理论者来说, Vp 、 Rp 、 $anti-Rp$ 等等是其理论立场的内在反映,即使不谈及真,这些问题也是业已存在的。收缩论者赋予真概念以中立性的时候,正是希望为各种理论者保留其 Vp 、 Rp 、 $anti-Rp$ 等立场提供可能。采纳“D-真条件”不但有违提出“D-真”概念的中立性的本意,还令“真值条件”变成一个空洞的概念。

于是收缩论者面临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希望通过中立性原理使得持有各种形而上学、认识论等等立场的理论者在保留其立场的同时在真概念上取得一致,即采纳“D-真”概念,另一方面,这样做便不能真正在“真值条件”上贯彻收缩论。因为“ p ”的 D-真条件即为 p 本身,而各种理论者正是在 p 的特性上出现分歧,要保留“D-真”概念的中立性便意味着允许这样的分歧存在,意味着允许对 p 采取各种相互竞争的哲学态度。假设某一哲学态度的持有者,比如实论者,以其理论立场的身份接受“D-真”概念,当被问及“在何种条件下‘ p ’为 D-真?”时,由于其对 p 的立场是实在论的, p 是“ p ”的 D-真条件,从而“ p ”的 D-真条件也是实在论的,而不是收缩论的。

要处理这一矛盾,或许首先考虑的是放弃中立性原理,承认收缩论真概念不能完全中立于各种非语义的哲学争论。然而,中立性是收缩论真概念的本质特征,取消中立性即意味着有实质性的哲学要素进入了真概念,意味着收缩论真谓词表达了实质性的哲学内容,这与收缩论真谓词仅仅作作为语义上溯和逻辑表达的手段相矛盾。放弃中立性原理最终等于放弃收缩论本身。

前面我们提及,收缩论真值条件实际上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意指,条件 p ,无论作何理解,使得“ p ”为 D-真。修饰语“无论作何理解”是表征收缩论真概念所暗暗需要的,因为如果“‘ p ’为 D-真 iff p ”右边的“ p ”是按照特定的哲学立场来理解的话,那么“D-真”概念就很难保持中立。但是当“D-真”概念被各种理论者实际使用时,“ p ”的 D-真条件,即 p ,总是按照特定的哲学立场来加以理解的。因为关于条件 p 本身的特性的问题是非语义的实质性的哲学问题,并且是独立于真概念问题而早已存在的。于是,尽管收缩论真值条件是表征收缩论真概念所需要的,但在实际应用中,“真值条件”是不能作收缩论解释的。

为此,我们采取如下策略,允许对 D-真条件附加反映各种理论立场的非收缩论的 R (robust) 特性,从而在事实上得到 R 型 D-真条件 (robust D-truth-condition)。这里“ R 型 D-真条件”不同于“ R -真条件” (robust-truth condition),后者是指真概念本身具有 R 特性,是指具有 R 特性的真概念应用于语句或命题等等时的成立条件。“ R 型 D-真条件”与“ R -真条件”都不是收缩论的,两者的区别是,前者仍旧使用收缩论的真概念,后者预设了非收缩论的真概念。这样我们便有了准收缩论:在真概念上坚持收缩论,在真值条件概念上允许某种 R 特性的存在。

3 准收缩论与分离原则

中立性原理允许持有各种理论立场的理论者在保留其立场的同时接受“D-真”概念,这在事实上等于允许对真值条件采取各种反映各自立场的哲学态度。譬如实在论者,由于其对 p 本身(如,存在夸克)的态度是实在论的,从而“ p ”(“存在夸克”)的真值条件(即 p)是实在论的真值条件。这样一来,真概念与真值条件概念将不能保持一致。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并不对收缩论构成问题。

一般而言,“性质 P ”与“在什么条件下具有性质 P ”是有一定联系的。性质 P 的特性往往决定了在什么条件下具有性质 P ,而在什么条件下具有性质 P 往往反映性质 P 的特性。但关于性质 P 的特性的理论与关于在什么条件下具有性质 P 的理论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

例如“红”和“疼痛”都是一种性质，关于在什么条件下某事物具有“红”或“疼痛”的性质的解释涉及一系列物理学、生物学的理论，但对这种性质的形成机制和产生条件的解释或理论描述并不一定就构成我们对这种性质本身的理解。

在关于“真”的问题上，如果把“真”定义为某种性质，如“符合事实”，那么语句“p”之符合事实固然是“p”之为真的条件，但若仅仅如此，那就忽略了问题的一些重要方面，因为伴随“符合事实”这个定义性质的可能还有其它性质，如“融贯”、“实用”等等，这些伴随性质可以成为“真值条件”的构成要素。

坚持“真值条件”只能由“真”的定义性质规定，就会导致把关于“真”的问题与关于“真值条件”的问题等价起来。但对于收缩论者来说，由于真不是一种性质，也就无法用某种特定的性质来规定真值条件。但实际上收缩论者仍然在谈论语句或命题在何种条件下为真。而且“语句或命题在何种条件下为真”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因此对于收缩论者来说，关于“真”的问题与关于“真值条件”的问题是不能完全等价的。为此，我们引入分离原则。

分离原则：关于“真”的问题与关于“真值条件”的问题是可以分离的，真理论者在采纳收缩论真概念的同时可以采纳各种反映其理论立场的真值条件概念。

值得注意，分离原则所说的“真”和“真值条件”的区分不同于真定义和真之标准的区分。标准是判断的依据。真之标准问题是关于如何判断是否为真的问题，真值条件则是关于在何种条件下为真的问题，前者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后者是一个本体论问题。

我们把采纳了分离原则的收缩论称为准收缩论，以区别于传统上把“真”和“真值条件”均作收缩论理解的收缩论。事实上绝大多数收缩论者都是准收缩论者，他们总得对“语句或命题在何种条件下为真”持有某种特定的哲学态度，对“真值条件”作收缩论理解只能导致哲学虚无主义。只不过由于传统上把关于“真”的问题与关于“真值条件”的问题等同起来，使得他们误以为在“真”的问题上持有收缩论就必须在“真值条件”上持有收缩论，或在“真值条件”上持有非收缩论就必须在“真”的问题上持有非收缩论。

接下来我们运用分离原则消除由于这种误解而产生的一些对真理论的解释的不一致性。

兰姆塞是公认的冗余论（收缩论）者。然而菲尔德认为，兰姆塞不是一个收缩论者，而是一个符合论者（1986, p.57, 60）。菲尔德的理由是，对于兰姆塞来说，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关于真和假的特性的问题，而是关于判断和断定的特性的问题。在真概念应用于命题的意义上来说，它是冗余的，说命题<恺撒跨过卢比肯>为真等于直接说<恺撒跨过卢比肯>。³但我们所关心的真正问题是，是什么使得一个陈说（utterance）或思想状态表达命题<恺撒跨过卢比肯>，是什么使得一个陈说或思想状态具有真值条件<恺撒跨过卢比肯>。

菲尔德写道：“根据兰姆塞的看法，‘表达一个真命题’显然是一个符合论概念（即不是一个收缩论概念）。这从兰姆塞对是什么使得一个思想状态表达命题<恺撒跨过卢比肯>所给出的解释中显得很清楚。这样一个思想状态必须具有兰姆塞所认为是‘词语，大声说出或对自己说出或仅仅是想象的’的‘思想因素’；思考（to think）<恺撒跨过卢比肯>就是处于这样一种思想状态当中，这种思想状态把代表恺撒的思想语词，代表跨过关系的思想语词，以及代表卢比肯的思想语词（以正确的方式）连结起来。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语词代表恺撒，或跨过关系，或无论什么，这一点并未得到分析。但很清楚兰姆塞认为对是什么使得一个思想符号代表一个对象或关系给出某种自然化的解释是恰当的。显然按照这种看法‘表达一个真命题’的概念行为根本不象消引号真或其它从最小资源定义得到的概念。”（1986, p.60）

菲尔德的分析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真理论就是关于“真值条件”的理论：“真理论

³ 由于在汉语中没有 that 语句，本文用符号<.....>来表示。

的目的是要解释是什么使得一个陈说和/或思想状态为真或为假（……表达真或具有真内容）。菲尔德写道，“我所理解的真理论，能够被等同地称为真值条件理论：构成一个真理论的主题的问题实质上等同于是什么使得一个陈说或思想状态具有一组特定的真值条件的问题”。（1986, p.55）

兰姆塞在关于“真”的问题上持有冗余论。菲尔德没有否认这一点。但他指出，真正的问题是，是什么使得一个陈说或思想状态表达一个命题或具有它所具有的真值条件，由于兰姆塞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某种自然化的解释，因此他是一个符合论者。

姑勿论兰姆塞是否给出了自然化的解释，“表达一个命题”或“具有它所具有的真值条件”明显地是一个关于“意义”的问题而不是关于“真”的问题。意义常常被当作真值条件的成分之一。例如以语句或陈说为真值载体，其真值条件表达式就是：

语句 s 为真 iff s 的意义为 p ，并且 p ；

陈说 u 为真 iff u 表达命题 p ，并且 p 。

也就是说，一个语句或陈说之为真，一方面取决于其意义或它所表达的命题，另一方面取决于世界的状况。把意义问题纳入真值条件，把真值条件理论当作真理论，这会导致：持有什么样的真理论取决于持有何种意义理论。不过奇怪的是，艾耶尔在关于“真”的问题上与兰姆塞一样持有冗余论立场，在意义问题上持有证实主义立场，但菲尔德并没有象对待兰姆塞那样把艾耶尔归入实质论的阵营，而是把他归入收缩论的阵营。他的理由是，艾耶尔所理解的命题是指“具有相同意向意义的语句类”，所以“说‘王后安妮死了’表达了命题<王后安妮死了>，或具有真值条件<王后安妮死了>，并不是对语句‘王后安妮死了’的用法说了实质性的东西：无论该语句如何被使用，该语句都可能具有真值条件<王后安妮死了>。于是，我们有了关于真值条件的消引号论概念……”（1986, p.61）

这里所谓“关于真值条件的消引号论概念”是指这样一个概念：语句独立于其使用方式而具有其真值条件。如果一个真概念只适用于我们所理解的语句（特征 a ），并且语句之为真独立于它的使用方式（特征 b ），那么这就是一个菲尔德称之为“纯消引号论的真概念”（pure disquotational notion of truth）。如果一个真概念具有特征 b ，那么如下两个语句将被视为等同：

C_1 如果我们以不同的方式使用“白”这个词，“草是白的”有可能为真；

C_2 如果我们以不同的方式使用“白”这个词，草有可能为白。

菲尔德将不具备特征 a （使用了不依赖于真理论概念的跨语言同义概念）的消引号论真概念称为扩展的（extended）消引号论真概念，将不具备特征 b （使用了不依赖于真理论概念的意义概念）的消引号论真概念称为修正的（modified）消引号论真概念（1986, pp.61-2）。不难看出艾耶尔既是扩展的消引号论者（使用“相同的证实条件”概念定义“跨语言同义”）也是修正的消引号论者（使用“证实条件”定义“意义”），艾耶尔的真概念既不具有特征 a 也不具有特征 b 。这与先前菲尔德的看法——即艾耶尔关于“表达一个命题”的概念不涉及语句的使用方式，因而是一个关于真值条件的消引号论概念——直接地自相矛盾。

出现这种概念混乱的原因是，第一，菲尔德把艾耶尔关于“某语句表达一个命题”理解为“该语句属于包含了该语句的具有相同意义的语句类”，这个理解本身没有错，但不能仅凭这种意义上的“语句表达一个命题”而断言它是一个无关语句使用方式的关于真值条件的消引号论概念，因为它忽略了背后真正隐藏的是“语句何以表达一个命题”的问题，对于艾耶尔来说这恰恰是一个关乎语句证实条件的实质性的问题。第二，对于所谓“修正的消引号真概念”，我们质疑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消引号真概念”，除非我们能够并且仅仅只对语句的

使用方式给出收缩论解释，否则所涉及的将是实质性的（非收缩论的）理论问题。第三，将意义问题纳入真值条件，并把真值条件问题等价于关于“真”的理论问题，将导致意义实质论（非收缩论）者不可能同时成为真之收缩论者，或真之收缩论者必定只能是意义收缩论者。

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借助分离原则，把关于“真”的问题与关于“真值条件”的问题分开。兰姆塞和艾耶尔虽然在“真值条件”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真”的问题上都是收缩论者。另一方面，作为真值载体的语句或陈说应该是具有语义内容的语句或陈说，而不仅仅是具有某种句法特征的符号串或声音串。“含有一定的语义内容”是自然语言中的“语句”或“陈说”概念的定义性质之一。我们不能仅仅对语句或陈说的句法形式定义“真”。这样，先前关于语句或陈说的真值条件表达式应改写为：

语句 s （其意义为 p ）为真 iff p ；

陈说 u （表达命题 p ）为真 iff p 。

于是意义问题从真值条件问题中分隔开来。兰姆塞选择命题为真值载体，其真值条件表达式为：

命题 p 为真 iff p

这便体现了真概念的冗余特性。至于菲尔德所关注的“表达一个命题”的问题，并不出现在真值条件中。真之收缩论者可以在持有各种不同的关于“意义”或“表达一个命题”的观点的情况下在真概念的问题上取得一致。

4 分离原则的应用

下面我们利用分离原则处理一些常见的问题。

问题一，选择何种真概念取决于选择何种真值载体，如果选择命题为真值载体，那么根据收缩论 T 等式，相应的真概念便是收缩论的，但这时候真概念显得微不足道，如果选择语句、陈说或思想状态为真值载体，那么相应的真概念便是非收缩论的，因为语句或陈说等等之为真，一方面取决于它的意义（或它表达何种命题，或它被使用的方式），另一方面取决于世界的状况。（参见菲尔德，1992 及 Soames, 2003）

先前已经提到，如果把意义问题纳入真值条件并把“真值条件”的问题等同于关于“真”的问题，那么独立于意义理论之外的真理论将是不可能的，这将导致，除非我们在意义理论上持有收缩论，否则无法在真概念上持有收缩论。这也将违反“ D -真”概念的中立性，因为持有各种非收缩论意义理论的人便是持有了相应的非收缩论真概念，而不是“ D -真”概念。

对此，一方面，依据分离原则，即使我们允许意义问题进入 R 型 D -真条件，也不影响我们持有“ D -真”概念，因为 R 特性并不进入“ D -真”概念——当我们断定语句“ p ”为真的时候，只是想断定“ p ”本身所断定的东西，并不是想断定语句“ p ”有何种特性，更不是想断定语句“ p ”有何种意义，尽管这时 R 特性（或意义）作为暗含的因素成为“ D -真”成立的条件之一。“ D -真”概念的中立性对于持有各种不同意义观的意义理论者是同样适用的。

另一方面，我们不赞同意义因素进入 R 型 D -真条件。 R 特性通常是针对 p 本身的，意义则关乎“ p ”。在日常语言中，意义问题是我们在应用真概念之前已经解决的——我们不是对纯粹物理意义上的符号串或声音串发问真假问题，然后才通过确立其意义来赋予真假，而是对具有意义的语句提出真假问题。

问题二，“表明需要一个实质性真概念的一个尝试是将关于真的问题与科学实在论联系

起来。于是 Putnam, 利用 Richard Boyd 所发展的一些论证, 论证说, 对科学理论的实在论解释为科学何以起作用的问题提供了最好的解释。但对科学的实在论解释需要符合真理论。因此**真**是一个解释性的, 因而是实质性的概念。”⁴ (威廉斯, 1986, p.227)

将关于**真**的问题与科学实在论联系起来的做法正是违反了分离原则。即便我们承认“对科学理论的实在论解释为科学何以起作用的问题提供了最好的解释”, 并且接受科学实在论, 也不等于需要符合真理论。设科学理论 T 由 p_1, p_2, \dots, p_n 等陈述组成, Rp_1, Rp_2, \dots, Rp_n 解释了为何 T 起作用, 根据分离原则, R 可进入 R 型 D -真条件而不影响“ D -真”概念, 再根据准收缩论, 则 T 为 D -真 (而不是符合真) 解释了为何 T 起作用。

问题三, 我们需要实质性的真概念 (符合论) 以解释 T -可靠性。说一类给定的信念状态为 T -可靠的即是说那种类型的信念状态可靠地显示其真值条件, 即, 对于某个那类的信念状态, 如果其真值条件为 p , 那么很可能 p 。大多数人获得关于世界的信息的方式都是通过其它人的陈说作为对他不能亲自证实的事实的 T -可靠的指示器 (indicator), 在这种情况下真概念能够帮助我们利用其它人的陈述得到关于世界的结论。但对 T -可靠性进行解释很自然地涉及到对于符合论来说是重要的东西。例如, 我们的某些信念状态或陈说是某个历史事件的 T -可靠指示器。我们的可靠性依赖于历史学家的著作的可靠性, 而历史学家的著作的可靠性又依赖于某种从历史事件传达到历史学家的信念状态或陈说的因果关系。(参见菲尔德, 1986, pp.89-91) 于是, 对 T -可靠性进行理论解释所需要的东西也正是对符合论进行理论解释所需要的东西。“一个熟悉的给出符合真理论的方案 (也许在菲尔德 1972 最为明确) 就是根据对语句的基本成分的指称或类似指称的关系来解释语句的真值条件, 然后对语句基本成分的指称之类的关系进行解释; 通常假定某些类似于先前提到的那类信息的因果关系的東西对于语句基本成分的指称理论来说是有用的。” (1986, p.104)

然而, 即使我们承认需要某种语言-世界关系来解释 T -可靠性, 也不足以表明我们需要一个解释性的符合论真概念。首先, 毕竟菲尔德对塔斯基真理论补充实质性指称理论的目的只是为了让真概念具有实质性从而具有解释性——正因为除非把真概念还原为具有解释性的基本语义概念, 否则不能使真概念具有解释性, 才需要补充这样一个因果指称论。但我们的问题是真概念本身是否是实质性的 (解释性的)。其次, 可以通过分离原则允许因果指称理论进入 R 型 D -真条件而不影响“ D -真”概念本身, 即在 R 特性中添加因果指称因素, 用以确立信念状态 p 的成分和事实 p 的成分之间的可靠性关系, 进而解释 T -可靠性。只要这种因果指称关系并不进入真概念的定义性质, 真概念的中立性和收缩论特性就可以得到保持。

问题四, 如果正如收缩论所暗示的那样, “真”不被定义为理想研究的结果, 那么我们何以能够相信理想的研究能够提供**真**呢? (参见霍里奇, 1998, pp.60-2)

设 p 为理想研究的结果, 通过语义上溯, 则“ p ”为 D -真, 再运用真概念的逻辑概括功能于所有理想研究的结果上, 即得到理想的研究能够提供**真**。分离原则允许我们将 R 特性界定为“经过理想的研究而得到...”, 而不必通过定义来把**真**本身当作“理想研究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 Ayer, A. J. 1936.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M]. Penguin Books.
- [2] Boghossian, Paul A. 1990a. "The Status of Content" [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99, No.2, pp.157-184.

⁴ 威廉斯本人不赞同这段话的说法。

- [3] Boghossian, Paul A. 1990b. "The Status of Content Revisited" [J],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71:264-78.
- [4] Davidson, Donald. 1969. "True to the Facts", in *Inquiry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2nd ed.)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37-54.
- [5] Davidson, Donald. 1990.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Truth" [J], *Journal of Philosophy* 87:279-329.
- [6] Davidson, Donald. 1996. "The Folly of Trying to Define Truth" [J], *Journal of Philosophy* 93:263-78.
- [7] Devitt, Michael. 1990. "Transcendentalism About Content" [J],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71:247-263.
- [8] Devitt, Michael. 1991. *Realism and Truth* (2nd ed.)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9] Devitt, Michael & Rey, Georges. 1991. "Transcending Transcendentalism: A Response to Boghossian" [J],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72:87-100.
- [10] Field, Hartry. 1972. "Tarski's Theory of Truth" [J], *Journal of Philosophy* 69: 347-75.
- [11] Field, Hartry. 1986. "The Deflationary Conception of Truth", in Graham MacDonald and Crispin Wright (eds.), *Facts, Science, and Morality: Essays on A.J.Ayer's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C],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p.55-117.
- [12] Field, Hartry. 1992. "Critical Notice: Paul Horwich's *Truth*" [J], *Philosophy of Science* 59:321-330.
- [13] Field, Hartry. 1994. "Disquotational Truth and Factually Defective Discourse" [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103, No.3, pp.405-52.
- [14] Horwich, Paul. 1992. "Three Forms of Realism" [J], *Synthese* 51, pp.181-201.
- [15] Horwich, Paul. 1998. *Truth* (2nd ed.)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6] Popper, K. 1960. "Truth and Approximation to Truth" [A], *Popper Selections* [C],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7] Quine, W.V. 1970. *Philosophy of Logic* [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18] Ramsey, F. P. 1927. "Facts and Propositions", in his *Philosophical Papers* [C], ed. by D. H. Mell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34-51.
- [19] Soames, Scott. 1984. "What is a Theory of Truth?" [J], *Journal of Philosophy* 81: 411-29.
- [20] Soames, Scott. 2003. "Understanding Deflationism" [J],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17:369-83.
- [21] Tarski, Alfred. 1944. "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emantics" [J],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4: 341-76.
- [22] Williams, Michael. 1986. "Do We (Epistemologists) Need a Theory of Truth" [J], *Philosophical Topic*, Vol.XIV, No.1, pp.223-42.
- [23] Williams, Michael. 1988. "Epistemological Realism and the Basic of Skepticism" [J], *Mind*, Vol.97, No.387, pp.415-439.

Quasi-deflationism

Zhou Zhen-zhong

(Institute of Logic and Cogni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serious defects in traditional formulations of deflationism. After reformulating deflationism with neutrality thesis, we found an incoherence within it. We introduce separation principle and suggest quasi-deflationism, which not only can preserve the intuition of traditional deflationism, but also can solve some problems against it.

Key words: Deflationism; Neutrality thesis; Separation principle; Quasi-deflationism